

琴台 董仲舒的「天人感應」

也正因《春秋·公羊傳》渲染了孔子「大一統」思想傾向，若合了統治者的心計，成為後來權勢者們的興趣所在。

到了漢武帝時，董仲舒更在八萬字的《春秋繁露》中為之拔高，認為「春秋大一統者，天地之常經，古今之通義」，從而形成了中國皇權社會一套完整的統治體系。

周老說：「所以，自漢武帝後的『尊孔』，尊的是《春秋·公羊傳》和董仲舒加工過的、將『大一統』精神發揚光大的『孔學』。」

周老以歷史眼光，評價儒學在中國歷朝中的地位時說：

——漢初重黃老，無為而治，休養生息；

——漢武帝積極建國，採取董仲舒建議，罷黜百家、獨尊儒術；

——先秦多國相爭，百家爭鳴；

——漢代統一天下，統一官學。

周老說：「法家殘暴，道家虛無，墨家偏激，儒家中庸。」

儒家是太平時期的選擇。儒家也需要法律，儒家和法家的分別，不在要不要法律，而在儒家以法律輔助仁政，法家以法律施行暴政。

周老對董仲舒的學說，也不盡贊同。他說，「董仲舒認為天人同類、相互感應」，提出「天人感應說，把天看作人格天，並且引進陰陽五行說，萬事分陰陽以合於五行（金木水火土），使儒學登上神秘

化的面紗，甚至提倡巫術（算命），建立一套神乎其神的神學。」

周老進一步地解說道，董仲舒之「陰陽五行」說，份屬牽強附會，死搬硬套。比如「春夏秋冬」明明是四季，偏要加上一個「長夏」以符合「金木水火土」，春為木、夏為火、秋為金、冬為水、長夏為土的五行。又比如「東南西北」明明是四個方向，偏要加上一個「中」以符合「西為金、東為木、北為水、南為火、中為土」的五行。

所謂溫故知新，周老熟讀孔孟之書，對世局看得透徹，「孟子講，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現在雖然很多人沒有了是非之心，有些知識分子雖然知道是非，但也不怎麼說話。」

周老認為，中國經濟已經發生很大改變，下一步，其他領域也一定會隨着改變，這樣方能適應文化的發展要求。「自然規律是進化的，人類也是自然的一部分，不進化，就淘汰。」

談到董仲舒強調「天人感應」，周老說：「董仲舒認為，天和人同類相通，相互感應，天能干預人事，人亦能感應上天。董仲舒把天視為至上的人格神，認為天子違背了天意，不仁不義，天就會出現災異進行譴責和警告；如果是政通人和，天就會降下祥瑞以鼓勵。」

（「周有光的奇觀」之七）

翠袖 古巨基為修復張國榮遺物義唱

4月1日是哥哥張國榮(Leslie)去世14周年忌辰，在未成名時獲哥哥提攜的古巨基，特地提前於3月16日舉行「Salute To Dear Leslie」演唱會。

古巨基演唱會屬義演，向哥哥致敬外，主要目的是籌款，古巨基說因由：「去年哥哥60歲生忌時，他的粉絲請我出席了幾場活動，發現很多哥哥的珍貴物品如專輯和作品，需要保留和修復，需要人力和物力。所以自己盡一份綿力，今晚演唱會及出碟所有收益都會捐給哥哥歌迷會。」

古巨基一直表現輕鬆，又發揮搞笑本色，可是感性的他，到了尾聲時，終於淚崩。因他重溫了哥哥多部經典電影，此時他情緒開始波動，未唱已感觸大哭。他說本來不想令氣氛太沉重：「不好意思！我知道Leslie喜歡熱鬧，想不到自己忍不住。」

哥哥的老拍檔黎小田於現場為古巨基鋼琴伴奏《不怕寂寞》及《儂本多情》，古巨基憶述哥哥舊日很滋陰（粵語：解作很會享受），仲話錄歌時會啖杯紅酒：「Leslie收到歌詞後很快背熟，入錄音室只需試唱一次，替他作些微調便可正式錄音。」他也難忘跟哥哥去沙巴登台，二人在酒店泳池游泳：「Leslie穿着性感小泳褲，一直跟在我後面游，我知道他在讓我！」這就是張國



■古巨基獻唱張國榮名曲，向哥哥致敬。

路地 驗測的反面效果

上次提及一個患血癌的小孩，幸好沒有接受化療，看中醫後逐漸好轉。後來有網友分享，發現近年愈來愈多孩子患上血癌。

其實上次的其中一個個案，就是因為血色素低，所以要孩子去做一堆測試，包括驗血、照器官，逐一去找是否地中海貧血、還是缺鐵、還是血癌、還是器官失血等等。

西醫的驗測有很多名目，但是除了過程非常累人外，有時候說出肉眼看不到的東西，也未必是好事。一是驗測太看指數，例如白血球或肝酵素一過一個標準，就會被斷定為癌症，但輕微未過，就不符合化療標準，沒事能做。但其實人人指標不同，人體千變萬化，能用劃一的標準去看嗎？在有關健康的討論板上，就有人說了一個真人真事。

話說一個八十多歲的農夫，身體健壯，有一次陪不適的太太去醫院，小兒子說不如老爹也驗驗身。怎知一量度血壓，便發現過低，於是又查心臟，然後做手術搭橋，手術感染後肺炎，康復後語言不精，不太認得人，折折騰騰。嚴重感冒過後，在醫院躺了大半年，然後去世。

後來小兒子很內疚，不只是驗身後帶來一堆檢驗與手術的問題，而是即使真的因為不驗身，爸爸出現心臟問題而突發過身，也不至於這



■體檢驗血是基本動作。網上圖片

天言 競技場風水大不同

說起跑馬地，大家可能會馬上想到，這是一個像「聚寶盆」一樣的意象，福氣財氣兼備。從風水角度來看，若在家中放眼就能望到跑馬地，確實是聚財，但與此同時，也帶有煞氣。

原因是什麼呢？原來，跑馬是激烈且大型的競技活動，就有如羅馬競技鬥獸場的氣氛一般。如此緊張，爭個你輸我贏，閘門一開，一場「廝殺」展開序幕。這樣的場所，難免容易有煞氣聚集。因此，如果從住宅能直接望到跑馬地，則會有孤獨、孤家寡人的意象，例如家中容易一直有人搬走甚至移民。而能夠相對容易躲過「孤獨煞氣」的人，則是從事律師、醫生、公務員等行業的人士，較少受煞氣影響。否則，天命建議還是選擇視線範圍內看不到馬場的住宅為妙！

然而，是否所有跟「體育競技」有關的場合，都必須忌諱呢？球場又算不算競技場呢？近日，我有個朋友就搬去了維多利亞公園附近，搬家前曾拜託我幫忙看看風水。從他的家中望出去，能看到許多球場。這樣會有煞氣嗎？其實不然。

我們都知道，維多利亞公園常常有學生打球，而「打球」往往只是屬於大家休閒放鬆、鍛煉身體的活動，不算是大型競技，更不是涉及大量金額、爭個你死我活的大型比賽。如此一來，煞氣自然不及馬場多。

而且維多利亞公園總是有許多喜慶、開心的活動，例如年宵花市等等，令此處人氣旺盛，自然能遠離「孤獨」有關的煞氣。而這形形色色的商業活動，絡繹不絕的人群，恰恰就是旺財的特性，反而有利無害。

所以說，跑馬場和球場雖然同樣都跟體育競技有關，但周邊的住宅風水，可以說是差天共地！

百家廊

鍾倩

以色列作家阿摩司·奧茲曾說過：「寫作的世界並非依賴米蘭或倫敦，而是始終圍繞着正在寫作的那隻手，這隻手就在寫作的地方。」你的手在哪裡，你的世界就在哪裡。一雙手，創造着世界，也托舉起幸福。

老舍先生的長篇小說《四世同堂》，第一部《惶惑》、第二部《偷生》、第三部《饑荒》（1~20）中，我印象深刻的是，日本投降後，祁老人抱着死去的妞妞找日本人算賬，遇到了胡同的日本老太婆，復仇的心理爆發，圍住了她，她低下了頭。

此時，瑞宣趕過來，一腳插到了爺爺和老太婆之間，他把憤怒的爺爺安撫回家，然後，對街坊們說，「她這個日本老太婆，是咱們的朋友。」西城小羊圈胡同裡，祁老人雙手托着妞子，「彷彿半死的中國，懷抱着成千上萬死去的子孫」，這儼然是苦難中國的悲愴側影。

戰爭中最無辜的還是孩子。孩子寓意着民族的希望，也綿延出家庭的幸福、世界的和平。今年是老舍先生逝世50周年，時隔65年後，《四世同堂》三部終於「團圓」，即《饑荒》原稿缺失的16章被譯成中文，與讀者問世。回譯稿中，妞子、順子、小凱、錢善（錢先生的孫子），成為作品的主線；抑或說，通過對孩子的描述，巧妙地反映出人性的醜惡。妞子拒絕共和麵，瘦成皮包骨，與天祐太太一老一小，令祁老人痛心不已，眼看生命一點一點逝去，卻束手無策。

當妞子奄奄一息，祁老人抱着她去找胡同裡的日本人：「我去讓三號的日本鬼子看看，他們搶去咱們的糧食，他們的孩子有糧食吃，可我們餓死了我的重孫女，我要讓他們看看。」

——「他必須去告訴小日本，妞子的死，是苦痛的最盡頭了。他，一輩子，一直安分守己，喜愛和平，但是他不能再忍下去。他必須把這一切都清楚的告訴日本人。在有危險的時候，他不再用破缸頂街門，不願再像蝸牛似的把頭藏起去。現在他必須走出去，和敵人說說是非。假若有必要，他會把自己的頭撞過去，用自己的腦漿濺到日本人身上，隨小妞子一道死去。既然他不能維持四世同堂的幸福與權利，他就不能不，自己用雙手，拆毀四世同堂。」

拆毀不是無奈，而是深深自責，捶胸頓

鵬情 萬里 趙鵬飛

這一屆中央政府，最愛誇獎記者的中國部長，應該非外交部長王毅莫屬。自從他升任部長，從2014年起，每年全國兩會期間，他都有一場專門的記者會。很巧，連續四年來，他的記者會都安排在3月8日。除了每次開場白，對所有的記者表示感謝之外，他無一例外會對所有女記者表達節日祝福。

我也已經連續四次參加了他的記者會，今年的記者會上，他在回答全場21個問題時，現場就表揚提問記者多達9次。而且每次的表揚角度都不同，都讓提問者十分受用。譬如，新華社記者問「一帶一路」論壇的具體情況時，他回答時第一句話就是：「這是一個好問題，恰好是我第一個想回答的問題。」譬如，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記者，拋出了中美關係的問題之後，他脫口便說：「這是一個大家都關心的重要問題。」當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記者，再度拋出事關中美關係的敏感問題時，他回答說：「你剛才提的問題角度很時。」

王外長不僅善於對記者提出的問題給予讚賞，他也會利用這個機會，對記者所在的媒體示好。譬如，中國國際電視台記者提問之後，王毅不着急回答問題，而是很誠懇地對提問的記者說：「我幾乎每天都看你們的節目，我希望國際電視能夠得到大家的支持，能夠取得更

生活 打小人

吳康民 早年在黃昏時分，走過「鵝頸」地區的天橋底下，總會見到不少婦女在那兒「打小人」。

所謂「打小人」，就是口中唸唸有詞，並把一個稻草組成的「小人」，用一塊木板敲打，說道：「打你個死人頭，打到你日日變豬頭；打你個死人頭，打到你左手變右手……」這些打小人的婦女，大多相信通過「打小人」保會全家平安。也有些因為丈夫有外遇，用「打小人」來咒罵奪人丈夫的女人不得好死。不過近年很少走過這個鵝頸地區，相信這個習俗還存在着。

「打小人」已經被列入香港的「非物質文化遺產」，可見這種習俗的地位已被提升，並被認為具有心理治療的功能。讓一般知識較低下的婦女有一個清理心中悶氣的去處。宣洩不滿情緒，有減壓和平衡心理作用。聽說現在鵝頸橋下的「打小人」已經「國際化」，不少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來客，都有預約來香港「打小人」。而最近廣州也有人組團在「驚蟄」時分前來。因而「打小人」變成一盤生意，每次收費五十大大元，還必須預約。過去「打小人」大多是一些知識水平較低的婦女，因為丈夫包養二奶，於是要來一次「打小人」，把二奶、小三打掉。

按中國曆法，廿四節氣中的「驚蟄」，是冬眠的動物甦醒覓食。而可惡的「白虎」也在此時四出覓食，所以便要把「祭白虎」變成「打小人」，而且流傳至今。現在的「打小人」，大都是用紙紮或稻草紮的一個人形的「小人」，再用木屐或拖鞋來打。加上口中唸唸有詞，才形成一道著名的「風景」。據說城中名女人黃夏蕙也是鵝頸打小人的常客。她說今年是本命年犯太歲，更要前來大打特打。廣州也有人組團前來香港「打小人」。至於為什麼不在廣州覓地大打特打，也許是當地破除迷信，不方便留下這樣的習俗罷。「打你個小人手，打到你冇錢唔識收……」不收錢，打你的小人幹乜呢？



■打小人是香港人驅除霉運的習俗。網上圖片

托起「四世同堂」幸福的那雙手

足，回到內心。很多時候，生命比我們想像的要頑強，一個家庭的生命力也是如此，正如瑞宣的醒悟：「空心的蘿蔔也能長出鮮綠的葉子。一切都在衰落，一切又都在復活。」

所以，當傳來日本人投降的消息後，祁老人重燃希望：「彷彿是在夢中，他看到了天祐，瑞豐，和胖菊子。突然，他睜開眼睛。不，他現在不能死。日本投降了，他應當帶領全家多過幾天太平日子。韻梅還可以多生幾個孩子，他必須等着看見新的重孫子或重孫女——四世同堂！四世同堂！」

有些時候，維護不是強勢出擊，而是絕地逢生，在看不到光亮的時候，依然苦苦掙扎，於黯淡無光的世界中慣性向前。祁老人是這樣的人，含淚理家的韻梅是這樣的人，打鼓的程長順、表演相聲的黑毛六、行俠仗義的李四爺、被撤職的白巡長、地下工作者錢先生等也是這樣的人。

日軍下命令，窗戶上要罩上黑布或報紙，7號的住戶家中沒有遵照行令，原來孩子飢餓難耐把糊報紙的糍糊吃了。李四爺義無反顧，擋在前面，被日本兵打死。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錢太太的弟弟陳野求，同為讀書人，他懦弱叛國，沒有像姐夫錢先生那樣「迷途知返」，他給日本人做事，吸食鴉片麻醉自己，用出賣靈魂換來全家人的性命，到頭來他走向墮落，孩子們離他而去。

還有代理校長藍東陽、會計主任胖菊子、女學監招娣。對這三個人物的生動刻畫，可謂爐火純青：「招娣不僅釘所有美國和英國人的梢，而且她利用自己的肉體，把德國人，意大利人，法國人，與俄國人，一網打盡，她的肉體成了國際的。」

他們三人的群體畫像，也是一針見血：學校來了「一個綠臉黃牙的新校長，與他的像一桶肥油的沒脖子老婆，還有一個像妓女似的女生學監，讓大家都難以控制自己，可是誰也不敢笑出聲來。所以，他們必須把笑封存在心裡，把它化成仇恨。他們在綠臉、肥臉，與紅得像廟門似的臉上，看到自己老師和同學的獻血。」

瑞宣殺死招娣，以威脅藍冬陽，見形勢不妙，他關在家裡休病假，躺在病床上高喊天皇萬歲，後被送到日本，喪命，胖菊子則流落在街頭妓院。

孩子，說到底，是「戰爭圖書館一個書籍的索引」，此種比喻堪稱經典。比如，錢先生給孩子起名，從「錢仇」到「錢善」，一字之差，卻折射出迥異的價值觀，即從「報仇吧」過渡到更加理性的認知。由於親家金三爺的跟蹤洩密，錢先生再次入獄，小孫子也被日本人搶走，以當做人質獻供出他口中的機密。

在獄中，想方設法拖延時間，最終等來好消息。當日本人投降的消息傳到小羊圈胡同時，一個鞭炮聲也聽不到，當錢先生回來的時候，方六點了一掛小爆竹，握手的優先權大家不約而同地讓給了祁老人，這不僅是「小羊圈所有人當中，從年紀、品德、身高，錢先生最像天祐」，更多的是因為祁老人代表着不屈不撓的精神以及困境中的尊嚴，他托着妞子的雙手，也是托起中華民族希望的雙手！

錢善不只是錢家傳宗接代的香火，孩子屬於國家和世界。錢先生在悔過書中的深刻獨白，也是面向世界寫給每個人的：「我厭惡相片。我從不照相。我沒有自己父母的相片，更沒有偉人和英雄的。假若必須掛一張像片，我應懸掛我孫子的——一張孩子的照片，而不是聖人，英雄，也不是軍閥，或任何要人的相片，應當掛一個天真和成長的象徵。只要看見我的孫子的相片，我就會想到，他很快就會成長一個人，一個能為自己思索，知道怎麼去追求幸福的人。假若拿掉你們的天皇和將軍的相片，換上你們自己的孩子的相片，也許你們會多一些人性，少一些嚴格的管束。少去嚴格的管束，會使你們的軍隊不太有效，可是那很重要嗎？難道人類最高的成就，不應當表現在精神和福利方面，而是要表現在戰鬥上嗎？」

這段話包蘊着生命的哲學，說的是孩子，指向的是世界的路。讓我不禁想到央視主持人白岩松在書中的話：「日本怎麼做，中國才會滿意，一日本老者問道。我們都知道德國面對歷史的態度，當初德國領導人在猶太人墓前真誠的一跪，促進了民族間的和解。因此，如果中國人感受到日本人真誠的反省歷史，雙方才能向前進步。」

是的，需要的是反省、懺悔，唯有真誠懺悔，才能走向和平。當然，不僅是對日本，其他國家也是同樣的道理。

最愛誇獎記者的中國部長

會，對於要獲取更多精彩訊息的各國記者，和在電視機前看直播的觀眾來說，更為刺激和過癮，但提出的問題總是被政要懟得體無完膚，總歸不是一件令人愉悅的事情。

王外長在嚴格執行國家對外大政方針的同時，頻頻在對外直播的記者會上誇獎記者，既展示出個人平和儒雅作風，又將中國對外廣泛示好的態度悉數釋出，值得讚賞。畢竟，讚美別人就是成全自己。

我粗略盤點了一下，從2014年迄今為止的4場記者會上，王毅總共回答了中外記者73個問題，借問題表揚記者就多達22次。看來，最愛表揚記者的中國部長這一稱號，他實至名歸。



■外交部長王毅早前在兩會期間會見記者。作者提供